

12-12

含山革命故事选

第二辑



中共含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

1986

序

现在奉献给大家的《含山革命故事选》收集了大革命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许多真实史料，经加工整理，辑撰成章。含山革命故事既是革命先辈在含山这块土地上浴血奋战，振兴中华的真实写照，又是含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不畏艰难险阻，为保卫乡土，献身革命的光荣篇章。因此说，含山革命故事是含山人民的革命斗争史的组成部分，是很好的乡土教材。革命故事中贯穿着革命光荣传统，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，它对于教育人民，团结人民，振奋人民的革命精神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当我们阅读含山革命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创的历史功勋，不能忘记那些为着保卫家乡，保卫国土，解放全中国而奋战的勇士，更不能忘记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英雄！

让我们永远沿着先辈们开创的道路，踏着他们的足迹，继续发扬革命光荣传统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，共同理想，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含山不断开拓前进！

张 振 波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目 录

序言

保六团覆灭记.....	(1)
半夜猫叫.....	(17)
将计就计.....	(21)
张克林借粮.....	(27)
抗租.....	(32)
花园脱险.....	(35)
骨肉情深.....	(39)
独立连全歼六中队.....	(44)
巧捉金达斋.....	(50)
活捉林二号.....	(55)
中国共产党万岁.....	(63)
随机应变.....	(68)
王斋公.....	(76)

保六团覆灭记

故事发生在北撤后第三个年头。

这第三个年头的含山、冷落萧条、遍地荒凉。人民在国民党的军警、官匪、特务、土豪的横征暴敛与敲榨勒索下，饥啼号寒。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地下和含工委，在国民党保六团的追剿下，只能隐蔽活动。人民、地下党多么盼望解放军早日南下，打倒国民党，翻身求解放。

解放军终于在三月的一个夜晚被盼来了——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南下先遣支队队长顾鸿（原团长，以下称团长），率领一百多人的武装，来含城城南的三官乡岳张、松滩两村宿营。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含和独立团，战士们熟悉和含的山山水水，和含人民亲切地称战士们为和含子弟兵。他们是利用人熟、地熟、情况熟的人地相宜的有利条件，奉命南下和含生根、开花、结果的。

夜深了，经过一天急行军的战士们早已进入梦乡，而顾团长却毫无睡意。他看了看室外的天空，星光昏暗，远处无边的黑暗里，不时传来几声犬吠。他那宽阔前额上的两道剑眉，现在凝结得更紧了。他在室内边踱着方步，边掂量南下前华东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向他叮咛过的话：“这次南下和含，要侦察长江两岸的敌情，向总部汇报。和含一带是保六团盘踞着，今后找你们麻烦的，可能就是那个保六团，你们要认真对待啊！”顾团长当然知道，现在光凭他这一百多

人的队伍，不依靠地方党的配合，是难以应付敌人一个保安团的。他必须迅速地把根深深扎在地方党的土壤里，有了地方党的支持，他的队伍才是真正打不破的铜墙铁壁。当前，他必须保存部队的实力，避免与敌人正面接触，以迅速流动的游击方式，寻找和舍地下党。战争的一胜一负完全在于争取民心，捕捉战机。一旦时机到来……。顾团长想着想着，哑然地笑了，他那宽阔的眉宇也随着笑意舒展开来。

国民党安徽省保六团的嗅觉也真象狗一样灵敏，顾鸿部队进入和含的当天，即从巢县跟踪而来，当晚在含山县城国民兵团部召开了防务会议。会议室内烟雾缭绕、酒气熏人。保六团团长钟经林挺胸凸肚坐在会议室中间，右侧是含山县长兼国民自卫团团长胡广益，左侧是含山县付县长兼国民自卫团付团长郭炳勋，其余的二、三号头目，三个一起，五个一堆，倒也坐了满满一屋子。今晚，钟经林褐色的油脸涨得发紫。他的手下人背地骂他是阴阳脸——脸皮泛褐，心狠手毒，脸色泛紫，不是升官，就是送死。可不是吗？这会儿钟经林正在得意忘形地发表他的高论：南下先遣支队队长顾鸿与先遣纵队司令员孙仲德带一个支队南下，在定远被国军八个保安团击溃，顾鸿率残部一百多人南窜和含，孙匪率余众北逃大别山。钟经林越讲越兴奋，他用粉团团的胖手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，在大家面前晃了晃说，这是省保安司令部张湘泽付司令的电训，命令我部火速剿灭流窜和含的顾匪残部。忽然，钟经林脱下军帽，露出冬瓜似的脑袋，直挺挺地站着，用十分虔诚的腔调说：“蒋总裁曾有明谕，距南京一百八十里范围内的县，是南京国府的卫戍区，不容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。”钟经林重新坐下，用手拍

打着桌子继续说，诸位须知：“和含是南京的屏障，是防务中的重点，和含安定，蒋总裁方无户槛之忧。”说到这里钟经林的话音一转，脸色发褐地嚎叫：“我钟某向来是剿共如虎，杀人如麻，爱才如命……”

钟经林自称他是剿共如虎，这是钟经林的自我吹嘘。要说钟经林有那么多的军队，那么多的武器，倒有点象张牙舞爪的老虎。你看四七年十月，钟经林利用大雪天，围剿设在巢北大祝村的和含工委，虽然没有抓到一个工委成员，却受到省里的嘉奖。四八年二月，钟经林多次来和含剿捕和含工委武工队，他自吹，所到之处，望风披靡。试想，那时和含工委下面没有区、乡政权，和含武工队只有十几人枪，怎么能与人数上千、武装牙齿的保六团抗衡呢？钟经林把这也说成他的虎气，算作他的光辉业绩，实在只有天晓得。至于历史的记载却说明钟经林的二营在巢南蒋家冲，被巢无独立营汤先林部打得一败涂地，轻重武器丢失了很多，营长被打死，付营长被俘。四八年二月下旬，钟经林率领全团兵力，于含山的张华寺、苍山、巴巴店跟踪四地委书记唐晓光率领的三百多人武装，由于钟经林怕死、怯战，眼睁睁看着唐晓光率部安全转移到巢南。在装备上、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保六团，竟是这样脓包，不去发挥优势，不是胆小如鼠又是什么？

钟经林自称他是杀人如麻，这是事实，也是钟经林的反动本质大暴露。据史料记载，四六年春，钟经林在巢县小洼村、司集村，以“新四军”、“通匪”等罪名，一次杀掉群众五十多人，烧毁房屋二百多间。四六年清明节前一天，在黄雒河附近的王龙岗村枪杀群众十八人。在和含境内，钟经林以干扰剿共罪、蓄议其军队骚扰罪、或受挟嫌诬陷而被杀

的人，是无法计算的。正因为钟经林杀的人多，才格外得到他的主子赏识。尽管屡吃败仗，而补充却源源不断。杀人起家，这是钟经林自我扩张的诀窍。

钟经林自称他“爱才如命”，这是钟经林为自己编织的遮盖布。其实，给钟经林脸上贴上“爱财如命”的标签倒很适合。现在有不少幸存者都还记得，当年的钟经林对上虚报冒领，邀功请赏；对下是巧立名目，敲骨吸髓。行军伊始，草鞋费、马掌费、马料费、出勤费、慰劳费多如牛毛——一次能榨取上千大洋——养活了钟经林的一家及其狐朋狗党。现在和含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：“保六团下了乡，老百姓先遭殃，多如牛毛的军饷交不完，到头来家破人亡”。

会议在讨论含山防务时，县长胡广益出场讲话。他是安徽大学毕业生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的亲信。此人极善应付环境，在讲话中，特别强调省保安付司令张湘泽关于要他严密控制乡、镇武装，军事上听从钟经林指挥，以防巢南共产党渗透的训示。他忽然停止了讲话，漫不经心地接过外面送进来的一张纸条，浏览了一下，大方地一笑，便递给了钟经林。

“好——竟自投罗网！”钟经林迅速地看了一下纸条，便大叫了起来，大肥脸上因为兴奋闪着紫光。三营长周庆德连忙凑上去，看到纸条上写的是顾鸿部队的宿营地址，便献媚地说：“团座，马上行动吗？”“马上行动！”钟经林嘿嘿冷笑两声，指着周庆德讥讽地说：“这时间——白天是国军的，你懂吗？”哈哈！哈哈！钟经林一阵得意狂笑后，挥舞着双手说：“明天，各位等着明天吧！我要叫顾鸿在我心里成为面粉！”钟经林摊开的手掌筋脉地摆了起来。

次日凌晨，钟经林调动八个连、一个机枪排，由南北两面包剿顾鸿的营地。东南方向的梅山，离顾鸿营地约十里，由含山县国民自卫团一大队阻击，南面的茅草垄，离顾鸿营地约二十里，由含南联防区阻击。钟经林自称他这次的行动计划是两方协作，四面埋伏，先围后堵的周密计划，顾鸿纵有飞天的本领，也难逃他的罗网。

说也凑巧，这天凌晨，浓雾象一幅灰色的帷幔，遮盖了大自然的一切景物。保六团的官兵在混乱迷茫中，不敢贸然前进，只是干打吆喝，胡乱放枪。这时，二营长庄家才、侦察参谋陈善庆与一些营连的干部正集聚在顾团长的周围分析敌情，研究对策。顾团长神色坦然，以略带笑意的口吻说，看来敌人人数很多，轻重武器都有，可能就是那个保六团。听枪声敌人已接近我们南边碾庄，北边井南庄的哨兵阵地，两地离营部都有二、三里路，凭两地各有一挺轻机枪与十几支冲锋枪的哨兵，完全能抵挡敌人一阵子。现在，我们必须搞清来的部队是不是保六团，来了多少部队，有什么样行动，做好转移的准备。这时，顾团长走到陶连长的身旁，用热烈的眼光深情地注视着陶连长说：“陶文同志，你与李排长带领一个排占领村东小沈庄的高地，牵制敌人的火力，并设法抓来一个俘虏，你的担子很重啊！顾团长说罢，用他那坚实的大手，在陶连长肩上重重拍了一下。十分钟后，俘虏抓来了，顾团长问明了情况，决定向梅山转移。

雾渐渐地消了，火红的太阳好象从地平线上一跃而升上天空。一直躲在黑暗里的钟经林，这时暴跳如雷，挥舞着手枪，威逼他部下，大有谁再不肯前进，就要枪毙谁的架势。一刹时，顾军象潮水一样向小沈庄、岳张、松滩等村漫去。

可是顾鸿部队已北去巴巴店，向东进入了梅山。梅山是抗战时老区，群众基础好，这是顾团长转移到那里的用意。至于含山国民自卫团在那里阻击，那只是纸上谈兵的儿戏。因为含山国民自卫团的兵权，实际掌握在付团长郭炳勋的手中。郭炳勋是第八战区司令官夏威的亲信。李品仙与夏威虽同属新桂系，但他们的明争暗斗，已非止一日。郭炳勋哪里买钟经林的账，因而我军倒十分安全。在这次战斗中，保六团丢下一大片尸体，我军亦牺牲了三名战士，掩护转移的陶连长、周排长也身负重伤。

钟经林在岳张、松滩战斗后，免不了要向省保安司令部邀功请赏。省保安司令部也确实天真得很，竟把钟经林“剿匪过半”的假话，当成真话，除在全省通电嘉奖外，还赏给钟经林现洋三千块。据说，省保安司令部还代为钟经林向南京国防部请勋，国防部奖给钟经林一枚三级忠勤勋章。钟经林得到主子器重，受宠若惊，戈游和含，四处扫荡。不久，钟经林在和县五显集与赵鹏程带的连队打了一仗：虽说钟经林被打死了一个营长、一个连长，却通过国民党的报纸，大肆鼓吹他的胜利——这是自首者为我所用，赵匪鹏程股部受伤，伤势严重，危在旦夕。实际呢？赵鹏程只是上衣被弹片烧焦而已。在钟经林看来，说假话并不是他的独创。他在一次酒醉之后，曾经自鸣得意地说：“与共军作战，是胜是败，关键是要看怎么宣传。四七年七月以来，山东、山西、陕西大片土地沦入共军之手；四八年二月以来，安徽的淮北、淮南，天长等地亦被共军占领，而党国的电台、报纸不是天天报道胜利吗？”钟经林的潜台词很清楚，既然蒋介石在战时舞台上能扮演吹牛大王，他钟经林何妨东施效颦，扮

演一个说谎的喽喽呢？

不过钟经林脸皮发紫的日子毕竟有限，过不了多久，他的脸皮又象铅板一样灰褐了。他曾向省保安司令部夸过不日即将剿灭“顾匪残部”的海口，发疯地在和含搜寻半个多月，可是顾鸿部队总是象水中花，镜中影，可望不可及，使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侏子手竟然也感叹：“老虎吃天——无从下口”。不过钟经林到底有点歪才，他那对深陷到肉里的血红眼球一转，便于四八年四月，在含山清溪召开了一次保、甲个会议。钟经林在会上凶相毕露，一连讲了十个杀字。钟经林企图用侦探、盯梢、报告等方式把卡步哨、甲长、保长编织在同一条锁链上，强迫他们刺探情报。他把他的计划比作一张大蜘蛛网，网上任何一根丝牵动，他就会得到信息；如果有谁中断了他的信息，那是要格杀勿论的。可是，清溪会议并不能使钟经林摆脱扼运。钟经林不是指望那些保、甲长吗？他哪里知道，这些保、甲长在和含地下党的影响下，多数人已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纵有少数的反动的顽保长，能为钟经林搞到一星半点情报，也大都成为马后炮。因为顾团的干部战士身经百战，党员人数占半数以上，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，在行军作战中来如飞鹰，去如逝波，这是保六团的士兵无法比拟的。更主要的是，顾团长已于三月中旬，在含山的苍山与和含工委取得联系。和含工委负责人为部队提供了关帝庙、江家埭、姚庙等地下交通站。我党地下交通站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，情报迅速、准确、及时，因而我军的行动能瞬息万变。所以在清溪会议后半个月时间内，尽管钟经林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，也无济于事。钟经林见此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要起了分进合击的新花招——

将三个营分成南、北、中三路，进行拉网式围剿。而我军却引而不发，在游击中创造消灭敌人的条件。

转眼间，已到五月。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连吃败仗，先遣纵队司令孙仲德已从大别山南下巢南。顾团长到巢南向孙司令汇报后，便带领警卫他的一个排与孙司令增派来和含的一个连回到和含。这天，顾鸿率部驻在含山太湖寺山脚下龙舌门附近的一个村庄。为预防意外，顾团长安排谷大海带一个排，隐蔽在驻地西面一华里的山凹里。次日中午，保六团三营从铜闸赶来，抢占了龙舌门的制高点，打着吆喝向下猛冲。开始顾团长佯装不理，敌人以为我军怯战，蜂涌而上。早有准备的顾团长一声令下，敌人马上陷入火海。敌人封锁我军的重机枪，被我军六〇炮弹炸毁。埋伏敌侧后的谷大海的那个排，也从敌后冲击。保六团三营顿时溃不成军，四散逃命，营长周庆德等四十余敌当场被俘。

周庆德是钟经林的心腹，三营是保六团战斗力较强的一个营。周庆德被俘，钟经林总不免有“兔死狐悲”之感。但钟经林毕竟是条狡猾的狐狸，他马上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，退避巢城，磨砺爪牙，伺机反扑。而周庆德呢？却不谋而合地与钟经林演了双簧。他在被俘期间，大耍韬晦伎俩，见人就点头哈腰，脸上挂着痛悔莫及的表情。他一见顾团长就千发誓，万保证：“如果得到宽大释放，就是当牛当马也不再当黄狗子了。”顾团长当然不相信周庆德的鬼话，但为了体现党的俘虏政策，十多天后，还是发给路费，将周庆德放了。可是，周庆德贼心不死，跑回巢城，在钟经林面前说了一通假话，钟经林听了连连点头。就这样，周庆德仍然当他的三营营长。

却说这几天顾团长特别兴奋，他里高大健伟的身材，配着那草绿色没有半点儿污点的军装，显得英俊、有力，风采万分。这不仅是顾团长来和含首次歼灭了保六团三营的一部，大长了人民的志气，大灭了敌人的威风，而且他从孙司令员那里知道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已被迫由全面防御变为重点防御。安徽淮北方面，我军挫败了国民党十五万兵力的大清剿，芜湖国民党新编十三旅对铜、青、泾地区的全面清剿也被我军粉碎。破巢之下，岂有完卵。拔除保六团这颗钉子，现在该是时候了。顾团长当然清楚，他现在身边只有二个连和一个排的兵力，而保六团的人数却超过自己五倍，消灭这样的敌人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拚，这是他多日来反复思考的问题。昨晚他思考了一个通宵，觉得有了点头绪。不久前，顾团长曾与和含工委负责人、二营连以上干部召开过“诸葛亮会议”，对于如何消灭保六团曾经有过打算。今天顾团长的眼睛更加明亮了，消灭保六团的一整套计划终于在他胸中形成了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四八年六月六日的早晨，天色阴晦。顾团二营庄营长按照昨晚顾团长的部署，率领四、六两连浩浩荡荡向县城、腰埠进发，声称要打掉那里的国民党乡公所与联防区，将国民党屯积在那里的粮食赈济当地群众。但此行真正的意图是诱兵之计。在那“诸葛亮会议”上，顾团长对如何能消灭保六团作了各方面的分析：到巢城去与保六团作战吗？那不行！在那里保六团占据绝对有利的条件。在遭迂战中消灭保六团吗？那也不行！那会带有冒险性，这是明智将领所不为的。要以现有的兵力消灭保六团，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作战，才能成功。庄营长跟随顾团长作战多年，是最能领会顾

团长的作战意图的。行军途中，下起滂沱大雨，道路泥泞，仍然冒雨行军。凌晨一点返回时，不少战士因一夜疲劳，泥水遍身，表现松松垮垮、萎靡不振，倒象是在哪里打了败仗。腰埠的顽保长，见此情形，跟踪盯梢后，电告了巢城的保六团。

是夜，钟经林接了电话，欣喜若在。他到巢城休整近一个月的间时，省里不知下给他多少份催剿电报。钟经林虽然找出种种借口搪塞过去，但总感到压力日益加重。“现在好了！”钟经林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。他边整理行装边喊来副官通知部队集中。部队集中后，钟经林宣称：顾鸿部队在北边又吃了败仗，好打得很，兄弟们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。哪位能活捉到顾鸿，奖赏票子九千万，活捉到庄家才减一半，凡是立功的一律有赏。随即调动八个连，一个机炮排，浩浩荡荡向和含进发。

钟经林光凭一个电话，就仓促决定这样大规模的行动，是轻举妄动吗？钟经林自然有他的道理：钟经林在巢城养兵多日，趁顾鸿惊喘未定之机，率部进剿，以逸待劳，这是一利。三营长周庆德担任这次行动的主攻，他对顾鸿部队的装备与活动情况了如指掌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这是二利。钟经林与和含两县县政府约定，保六团对付顾鸿部队，县国民自卫团对付地方武装，形成了围点打援的战斗布局，这是三利。此外，钟经林还与无为的广颍一八八旅杨创奇约定配合行动，造成遥相呼应，两面夹攻的势态，这是四利。钟经林出发时，那么气壮如牛，大概是被这么多的有利冲昏了头脑。

且不说钟经林一路上做着何等的甜蜜美梦。再说庄营长带领部队，于次日上午回到和县南义。那天南义镇迷雾，游

不打扰群众，部队没有在街上逗留。六连由庄营长带领回耿家油坊营部，四连由教导员徐三营带领仍住曲李村。庄营长、徐指导员安排战士吃饭休息后，便一同到孙苗家顾鸿的住处，这里住着护卫顾团长的一个排。耿油坊，曲李、孙苗三个村庄，成三角地段，在发生情况时，可相互呼应。时间已是正午十二点，顾团长没有休息，正在室内来回踱着方步。熟如顾团长的人都知道，他总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重大问题的。顾团长一见庄、徐两人走进室内，便亲切地请他们坐下吃茶。当顾团长听完庄、徐两人的汇报后，拍着手爽朗地笑着说：“好啊，妙就妙在那狼狈相上！”接着，顾团长介绍一天多来他所得到的情报：昨天和含地下交通员桂花庄乡学先生送来情报，说保六团在巢城已蠢蠢欲动。今天又送来情报，说钟经林已从巢城出动。情报与陈参谋了解的情况相吻合，估计敌人这早晚要来了，你们赶快回去按原计划行动。战斗打响后，务必要搞清情况，反击时要敢于拼搏，迫使敌人就范。

庄营长与徐教导员赶回营地，就听到西边含山腰带石方向响起了枪声。这时，保六团的官兵正气势汹汹地追击和含工委付书记张健带领的游击队。枪声渐渐向司常庄靠近，而且越来越密，等到庄营长派在司常庄的哨兵与敌人发生战斗时，敌人已漫山遍野地向前推进，密集的枪弹在空中噼噼作响。庄营长根据顾团长的指示，在部署正面阻击的同时，派一个排从敌侧翼抓来两名俘虏，送交顾团长审讯。顾团长从俘虏的口中得知，钟经林这次部署是钳形攻势：司常庄这边是四个连一个机炮排，由钟经林与周庆德带领；另有四个连，由一营胡营长带领，从功剩桥包抄，妄图使我军在腹背

受敌中被围歼。不过顾团长对此早有估计，通过顽军的口供印证后，命令庄营长务必于一小时内歼灭这股敌人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实现，这是战斗成败的关键。庄营长立即命令四连占领曲李村西北的制高点，不得让敌人沿岗垄推进一步，等六连两个排从岗垄两侧运动到司常庄附近时，四连立即向西北猛冲，同时六连两个排亦向敌之两翼攻击。

我军当时，有轻机枪三十多挺，冲锋枪一百多支，反击战一开始弹如雨，山摇地动。敌人只顾前冲，两侧暴露，猝不及防，乱了阵脚。保六团有几个顽固军官，猫着腰在士兵后队声嘶力竭地叫喊：“顶住、顶住！”但国民党士兵都不肯为他们卖命，象倒落的海潮，哗啦一下退落下来，裹挟着钟经林、周庆德等拥入司常庄北边的碉堡。这里正是顾团长原先设计的置钟经林于死地的陷阱。这个碉堡是北撤前和含子弟兵自己修造的，上面无顶篷，里面地势低，周围有一人多深的壕沟，轻重武器都难以发挥威力。敌人在生死关头，以为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地，谁知这里竟是埋葬他们的坟墓。

敌人菌集在碉堡后，庄营长立即命令四连封锁碉堡的左前侧，六连封锁碉堡右后侧。碉堡内部低洼，两侧是马脊形的山垄，敌人稍一露头，暴露目标，就会被我击毙。敌人在碉堡里打了两发迫击炮弹，因地势低，射程近，失去命中率，敌人的轻、重机枪也都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。我军发扬已占据有利地形的条件，逐步缩小包围圈，边向碉堡里射击，边向敌人喊话：“缴枪不杀！”在碉堡的壕沟里，保六团三营七、九两个广西佬连长，十分顽固，挥着手枪，逼迫他们士兵反击，竟开枪打死他们认为要向我投诚士兵，为屠

快结束战斗，我军六连一、三两排排长，各带五、六名战士，每人带上十多枚手榴弹，从东、西两侧匍行到壕沟边缘，猛掷手榴弹，炸得敌人哭的哭，嚎的嚎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向壕沟外冲击的顽军，都受到我火力杀伤。这时，顾团长率领他的三营九连第三排，也向敌人发起冲锋，壕沟内更加乱成一团，那两个广西佬连长，在混乱中被他的部下火并了。

碉堡内几乎停止了反抗，顾团长站在离碉堡四五十米处的掩体里，看到钟经林正用手枪抵着周庆德，逼他向我军反扑。就在这时，壕沟里有六、七个敌人举手跑出来向我投诚；哀求我军不要再炸了，再炸就要死光了。周庆德这时从碉堡内下了壕沟，靠在沟壁上，我四连五排三班班长，端起冲锋枪喝令周庆德缴枪投降，竟被周庆德开枪打死。这下激怒了我司号员葛圣好，端起冲锋枪，将周庆德身上穿了许多窟窿。顽固的钟经林虽股部重伤，仍然调头看地图，企图选择逃跑的出路口。我军又是一阵弹雨，壕沟里又有许多顽军跑出来投降。我军又向碉堡里喊话：“如果再不出来投降，就将你们全部炸死！”钟经林无可奈何，就大声哀嚎着：“不要打了，我们出来投降了。”钟经林被俘时，身上还挂着一支闪光锃亮的镀电的八音手枪。

司常庄战斗结束后，赵鹏程率领二营五连的一个排，和含工委付书记张建带的游击队，都赶到了司常庄。为了对付功剩桥的四个连，顾团长将四、五百俘虏，集中到耿油坊后面的山洼里，令敌班长以上军官及老兵油子站在一边，由赵鹏程、张建带去看押起来。卖壮丁的，被抓丁的或为生计所迫而当兵的三百余人，站在一边，编入我军，叫他们调转枪

口打保六团。这种边俘边补，边补边打，利用敌人消灭敌人的作战方法，是顾团长在消灭敌人的长期作战中探索出的成功经验。在俘掳与我军的混合编队后，顾团长用坚定、激昂的语调声明：“俘掳兵要战场立功，将功折罪，来一个缴枪比赛。如果有谁不服从命令，有越轨行动，每个老解放军战士都有处理之权”。

那么，保六团在功剩桥的四个连为何姗姗来迟呢？原来功剩桥早已为我军拆掉，敌军只好乘渡船过河。因为摆渡的船是只捞泥的大盆，每次只能渡七八人，而摆渡的老何是我党地下党员，他故意放慢船的速度。一营胡营长气急败坏，打了老何两个嘴巴，骂他老顽固，喝令他的士兵拉固着在河堤两端引渡的绳子。老何假装惊惶说，“你们拉，盆翻了可别找我！”顽军又用手枪逼着老何快拉。老何仍是磨磨蹭蹭，两三个小时才摆渡完毕。而钟经林已被俘多时了。

消灭保六团功剩桥的四个连，顾团长来了个将计就计：命令庄营长派一个排兵力火速占领甘家嘴河沟对岸，务必不使敌人发觉，阻击敌人的退路；派三营付营长谷大海带九连第三排在曲李村正面阻击，其余部队从两面包围。就在顾团长部署完毕不久，保六团一营胡营长带着他的四个连沿驼塘李、东堡耿径往司常庄。当他们到了孙苗村时，发现了我四连隐蔽向他们运动，立即吹号询问是不是他们团部的。顾团长当机立断，命令我司号员利用缴获的敌人号谱，答称这里就是他们的团部，要跑步来集中。顾团长从望远镜中看到，敌人倒背着枪，向司常庄跑过来。当敌军发现已陷入我包围圈时，象炸窝的鸭子，四散逃开。有的被压到岗堐的洼地，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掳，无一漏网，有的被挤到悬崖峭